

史记会注考证

史記會注考證

七

司馬遷撰
日本瀧川資言考證

史記會注考證卷六十一

漢 太史令司馬遷撰

宋中郎外兵曹參軍裴駰集解

唐國子博士弘文館學士司馬貞索隱

唐諸王侍讀率府長史張守節正義

日本出雲瀧川資言考證

伯夷列傳第一

史記六十一

索隱列傳者謂敘列人臣事跡令可傳於後世故曰列傳而**正義**其人行跡可序列故云列傳老子莊子開元二十三年奉敕升為列傳首處夷齊上然漢武帝之時佛教

未興、道教已設、道則禁惡、咸致正理、制禦邪人、未有佛教、可導、故列老莊於申韓之上、今既佛道齊妙、興法乖流、理當居列傳之首也。史公自序云、末世爭利、維彼奔義、讓國餓死、天下稱之、作伯夷列傳第一、趙翼曰、史記列傳敘事、古人所無、古人著書、凡發明義理、記載故事、皆謂之傳、孟子曰、於傳有之、謂古書也、左公穀作春秋傳、所以傳春秋之旨也、伏生弟子作尚書大傳、孔安國作尚書傳、所以傳尚書之義也、韓非子亦分經傳、故孔穎達云、大率秦漢之際、解書者多分爲傳、又漢世稱論語孝經、竝謂之傳、漢武謂東方朔云、傳曰、時然後言、人不厭其言、東平王與其太師策書云、傳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成帝賜翟方進書云、傳曰、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也、是漢時所謂傳、凡古書及說經、皆名之、非專以敘一人之事也、其專以之敘事、而人各一傳、則自史遷始、而班史以後、皆因之、又曰、史遷於傳之中、分公卿將相爲列傳、其儒林循吏酷吏刺客、游俠佞幸滑稽日者龜策貨殖等、又別立名目、以類相從、俞樾曰、平原君傳、徐廣注引魏公子傳云、趙惠文王弟、然則傳之名亦有所本矣、中井積德曰、傳不一而足、次第成列、故謂之列傳耳。

趙翼曰、史記列傳次序、蓋成一篇、卽編入一篇、不待撰成全書、重爲排比、故李廣傳後忽列匈奴傳、下又列衛青霍去病傳、朝臣與外夷相次、已屬不倫、然此猶曰、諸臣事與匈奴相涉也、公孫弘傳後、忽列南越東越朝鮮西南夷等傳、下又列司馬相如傳、相如下、又列淮南衡山王傳、循吏後、忽列汲黯鄭當時傳、儒林酷吏後、忽又入大宛傳、其次第皆無意義、可知其隨得隨編也、村尾元融曰、太史公欲求節義最高者爲列傳首、以激叔世澆漓之風、併明已述作之旨、而由光之倫、已非經藝所說、則疑無其人、未如

伯夷經聖人表章事實確然此傳之所以作也自序云末世爭利維彼奔義讓國餓死天下稱之作伯夷列傳第一卽其義也愚按本紀世家各有次序列傳亦豈隨得隨編者乎哉必當有次序李廣衛青霍去病皆事涉匈奴趙氏既知之矣西南夷傳前有公孫弘後有司馬相如一欲罷之一欲開之事亦相涉循吏傳後敘汲黯鄭當時者以二人亦循吏也趙說未得至其以伯夷爲傳首則村說悉之矣張文虎曰王柯本題老子伯夷列傳第一別行注云正義本老子莊子伯夷居列傳之首正義曰老子莊子開元二十三年奉敕升爲列傳首處夷齊上然漢武帝之時佛教未興道教已設道則禁惡威致正理制禦邪人未有佛教可導故列老莊於申韓之上今旣佛道齊妙與法乖流理居列傳之首也今依正義本凌本亦有此注而無末五字蓋正義止老子以下至首也七十九字首尾皆合刻者語王柯本皆依正義次序以老子居列傳首凌本雖亦用宋人合刻本而不依其次故刪去末五字其餘各本無正義悉依史公舊次索隱本成書在正義前未奉開元勅改更無論矣又曰正義乖流二字於文義不諧乖疑乘字之譌又曰王柯凌本又一條云監本老子與伯夷同傳第一莊子與韓非同傳第三蓋亦合刻者所記愚按列傳次序諸本不同集解本索隱本伯夷第一管晏第二老莊申韓第三與史公自序合是舊第也至正義本以老子置伯夷前同爲一卷第一管晏爲第二申韓爲第三監本又老子伯夷同傳第一莊子韓非同傳第三今從集解索隱以復史公舊第云梁玉繩曰伯夷傳所載俱非也孟子謂夷齊至周在文王爲西伯之年安得言歸于文王卒後其不可信一已書序謂武王伐紂嗣位已十一年卽周紀亦有九年祭畢之語畢乃文王墓地安得言父死不葬其不可信二已禮大傳謂武王克商然後追王三世安得言徂征之始便號文王其不可信三已東伐之時伯夷歸周已

久且與太公同處岐豐，未有不知其事者，何以不沮於帷帳，定計之初，而徒諫於干戈，既出之日，其不可信四已，曰左右欲兵之，曰太公扶去之，武王之師不應無紀律，若是萬或緩不及救，則彼殺比干，此殺夷齊，不真若以暴易暴乎，其不可信五已，正義數首陽有五，前賢定夷齊所隱爲蒲坂之首陽，空山無食，采薇其常爾，獨不思山亦周之山，薇亦周之薇，而但恥食周之粟，于義爲不全，其不可信六已，論語稱餓于首陽之下，未嘗稱餓死，孔子餓陳蔡，靈輒餓翳桑，詎必皆至于死，且安知不于逃國之時，餓首陽耶，其不可信七已，卽云恥食周粟，亦止于不食糲，非絕粒也，戰國燕策，蘇秦曰，伯夷不肯爲武王之臣，不受封侯，漢書王貢兩龔鮑傳序曰，武王遷九鼎于洛邑，伯夷叔齊薄之，不食其祿，豈果不食而死歟，其不可信八已，卽云不食餓死，而歌非二子作也，詩遭秦火，軼詩甚多，烏識采薇爲二子絕命之辭，況歌言西山，奈何以首陽當之，設唐風之采芣爲軼詩，則詩中明著首陽，將指爲夷齊所作歟，夫同一燕燕詩，小序以爲莊姜送妾列女傳以爲定姜送婦，同一黍離，韓詩以爲尹吉甫子伯奇弟伯封作，齊魯詩以爲衛宣公子壽閔，其兄伋而作，白虎通諍篇以爲相鼠爲妻諫，夫之詩，列女傳以芣苢蔡女作，行露申女作，柏舟齊女作，大車息夫人作，趙岐孟子注以鴟鵂爲刺邠君，以小弁爲伯奇之詩，列子仲尼篇以立我蒸民，莫匪爾極，不識不知，順帝之則，爲堯時童謠，呂氏春秋慎人篇以北山普天之下四語，爲舜所作之詩，求人篇以鄭風子惠思我四語，爲子產所作之詩，文選李少卿與蘇武詩注，引琴操以鄒虞爲邵國之女所作，水經注五，以新臺爲齊姜所賦，困學紀聞三，謂近世以關雎爲畢公作，又引袁孝政釋劉子，以青蠅爲刺魏武公，宋張載正蒙樂器篇，以唐棣爲文王之詩，岐頭別見，莫辨所由，則史公偶得一詩，而漫屬之夷齊，母乃類是，其不可信九已，孔子稱夷齊無怨，而詩歎命衰

怨似不免且其意雖不滿于殪殷而易暴之言甚戇必不以加武王其不可信十已先儒多有議及者詞義繁蕪不能盡錄余故總攬而為此辨愚按疑伯夷傳者蓋始於宋王安石葉適明王直有伯夷十辯王禕有考定伯夷傳梁氏綜攬而為此辯其說最備我邦中井履軒亦有攷定伯夷傳

夫學者載籍極博猶考信於六藝詩書雖缺

按孔子系家稱古詩三千餘篇孔

子刪三百五篇為詩今亡五篇又書緯稱孔子求得黃帝玄孫帝魁之書迄秦穆公凡三千三百三十篇乃刪以一百篇為尚書十八篇為中候今百篇之內見亡四十二篇是詩

書又有缺亡者也六藝書六藝書算射御禮樂考六藝謂六經與周禮六藝自別滑稽傳曰孔子曰六藝於治一也禮以節人樂以發和書以道事詩以達意易以神化春秋

以道義此也詩書主書而言書百篇今止存今文二十八篇方苞曰許由然虞夏之卜隨務光雖見於諸子而六經不載孔子又無稱焉是以不敢傳疑也

文可知也

按尚書有堯典舜典大禹謨備言虞夏禪讓之事故云虞夏之文可知也伯夷叔齊讓位大統重器天下為難學者博見典籍

詩書雖缺尚書載堯禪舜及諸子言堯讓許由禹讓卜隨務光引此者蓋美伯夷叔齊之讓唯學者能知考中井積德曰太史公之時舜典未判而無今大禹謨堯

將遜位讓於虞舜

考文思光宅天下將遜于位讓于虞舜

舜禹之閒岳牧

咸薦乃試之於位典職數十年功用既興然後授政

舜禹皆

典職事二十餘年然後踐帝位。示天下重器，王者大統，傳天下若斯之難也。

索隱言天下者是王者之重器，故莊子云：天下大器是也，則大器亦重器也。而說

者曰：堯讓天下於許由，許由不受，恥之逃隱。

正義皇甫謐高士傳云：許由字武仲，堯

聞致天下而讓焉，乃退而遁於中嶽。潁水之陽箕山之下，堯又召為九州長，由不欲聞之，洗耳於潁水濱。時有巢父，牽犢欲飲之，見由洗耳，問其故，對曰：堯欲召我為九州長，惡

聞其聲，是故洗耳。巢父曰：子若處高岸深谷，人道不通，誰能見子？子故浮游，欲聞求其名譽，污吾犢口，牽犢上流飲之。許由歿葬此山，亦名許由山，在洛州陽城縣南十三里。

考證莊子讓王篇云：堯以天下讓許由，許由不受。又云：許由娛於潁陽，又見於逍遙游篇。陳寔曰：堯讓天下於許由，由非山林逸士也。左傳云：許太岳之後，太岳意由耳。古者申

呂許甫，皆四岳之後。堯典云：咨四岳，朕在位七十載，汝能庸命，遜朕位。許由之舉，或即此也。若飲牛棄瓢之說，或由不敢當其讓，遂逃避于野，如益避啓于箕山之類。後人不知，謂

堯以天下讓一山野之人，甚可駭也。愚按：堯讓許由，莊周言之，而經無所見。其事有無未可知。史公既疑之，陳氏之說亦無確證。姑記資于博聞。及夏之時，

有卞隨、務光者，此何以稱焉。

索隱按說者謂諸子雜記也。然堯讓於許由，及夏時有卞隨、務光等，殷湯讓之天下，竝

不受而逃，事具莊周讓王篇。經史唯稱伯夷、叔齊，不及許由。卞隨、務光者，不少概見，何以哉？故言何以稱焉，為不稱說之也。莊子云：湯將伐桀，因卞隨而謀，卞隨曰：非吾事

也湯又因務光而謀務光曰非吾事也湯遂與伊尹伐桀克之以讓卜隨卜隨曰君之伐桀也謀乎我必以我為賊勝桀而讓我也必以我為貪也吾生乎亂世無道之人再來漫我以其辱行吾不忍數聞乃自投水而死又讓務光務光曰廢上非義也殺民非仁也人犯其難我享其利非廉也吾聞之曰非其義者不受其祿無道之世不踐其土况尊我乎吾不忍久見也乃負石自沈於盧水列仙傳云務光夏時人長七尺好琴服蒲

菲根考中井積德曰何以稱言何故經所不載而見稱於說者之口哉
太史公曰余登箕山其上蓋有許由冢云考蓋楊惲東方朔見其文稱余

子長書每篇稱太史公皆自稱其官非他人所加亦非尊其父也賈生馮唐傳文亦有稱余而不加太史公者愚按曰蓋曰云疑之也箕山在今河南登封縣東南張文虎曰太史公曰蔡本中統舊刻游王柯本竝提行謬今依凌本毛本
孔子序列古之仁聖賢人如吳太伯伯

夷之倫詳矣。考論語泰伯篇云子曰泰伯其可謂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焉余以所聞由光

考謂太史公聞莊周所說許由務光等上文言卜隨故索隱加等字以該之
義至高。考謂堯讓天下於許由由遂逃箕山洗耳於潁水卜

隨自投於桐水務光負石自沈於盧水是義至高考莊子桐水作桐水音義云一作洞水
其文辭不少概見何哉。

考按概是梗概謂略也蓋以由光義至高而詩書之文辭遂不少梗概載見何以如此哉是太史公疑說者之言或非實也考概古代反
孔子曰伯

夷、叔齊，不念舊惡，怨是用希。

考論語公治長篇皇侃曰念猶識錄也舊惡故憾也人若錄於故憾則怨恨更多唯

伯夷豁然此忘懷所以與人怨少也 求仁得仁，又何怨乎？

考論語述而篇孔安國曰以讓為仁豈有怨乎

余悲

伯夷之意，睹軼詩可異焉。

索隱謂悲其兄弟相讓又義不食周粟而餓死睹音觀軼音逸謂見逸詩之文即下采薇之

詩是也，不編入三百篇，故云逸詩也，可異焉者，按論語云求仁得仁，又何怨乎，今其詩云我安適歸矣，于嗟徂兮，命之衰矣，是怨詞也，故云可異焉 考論語方苞曰言孔子謂夷齊

無怨，視逸詩之意，似亦不能無怨也 其傳曰：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也。

索隱按其傳蓋韓詩外

傳及呂氏春秋也，其傳云孤竹君是殷湯三月丙寅日所封，相傳至夷齊之父，名初，字子朝，伯夷名允，字公信，叔齊名致，字公達，解者云夷齊諡也，伯仲又其長少之字，按地理志

孤竹城在遼西令支縣，應劭云伯夷之國也，其君姓墨胎氏 考我本前注丙寅作殷湯正月三日丙寅，括地志云孤竹古城在盧龍縣南十二里，殷時諸侯孤竹國也 考論語莊

子盜跖篇云伯夷、叔齊，辭孤竹之君，而餓死於首陽之上，燕策蘇秦曰廉如伯夷，不取素餐，汗武王之義而不臣，辭孤竹之君，餓而死於首陽之山，史公以夷齊為孤竹君二子，蓋

本於此，中井積德曰論語稱逸民似非國君之子，孤竹尤可疑，及兄弟之讓，孔孟所不稱焉，張文虎曰正義本前注十四字是合刻者之言，下當有脫文

父欲立

叔齊，及父卒，叔齊讓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齊亦不

肯立而逃之。國人立其中子。於是伯夷、叔齊聞西伯昌善養

老，盍往歸焉。

索隱劉氏云：盍者疑辭，蓋謂其年老歸就西伯也。考證孟子離婁篇云：伯夷辟紂居北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

善養老者，盍字在孟子，何不之義。史則宜讀為蓋。楓山本三條本、敦煌本皆作蓋，索隱亦讀為蓋。

及至西伯卒，武王載木主，

號為文王，東伐紂。伯夷、叔齊叩馬而諫曰：父死不葬，爰及干

戈，可謂孝乎？以臣弑君，可謂仁乎？左右欲兵之。太公曰：此義

人也。扶而去之。武王已平殷亂，天下宗周，而伯夷、叔齊恥之，

義不食周粟，隱於首陽山。

集解馬融曰：首陽山在河東蒲阪華山之北，河曲之中。正義曹大家注幽通賦云：夷齊餓

於首陽山，在隴西首，又戴延之西征記云：洛陽東北首陽山，有夷齊祠。今在偃師縣西北，又孟子云：夷齊避紂居北海之濱。首陽山，說文云：首陽山在遼西。史傳及諸書：夷齊餓於首陽，凡五所，各有案據。先後不詳。莊子云：伯夷、叔齊西至岐陽，見周武王伐殷，曰：吾聞古之士，遭治世不避其任，遇亂世不為苟存。今天下闇，周德衰，其並乎周，以塗吾身也。不若避之以繫吾行。二子北至于首陽之山，遂飢餓而死。又下詩：登彼西山，是今清源縣首陽山。在岐陽西北，明即夷齊餓死處也。考證正義引莊子讓王篇：呂氏春秋誠廉篇所記

更詳云昔周之將興也，有士二人，處於孤竹，曰伯夷、叔齊。二人相謂曰：「吾聞西方有偏伯焉，似將有道者，今吾奚為處乎此哉？」二子西行，如周。至於岐陽，則文王已歿矣。武王即位，觀周德，則王使叔旦就膠鬲於次，內而與之盟，曰：「加富三等，就官一列，為三書同辭，血之以牲，埋一於四內，皆以一歸。」又使保召公就微子於共頭之下，而與之盟，曰：「世為長侯，守殷常祀，相奉桑林，宜私孟諸，為三書同辭，血之以牲，埋一於共頭之下，皆以一歸。」伯夷、叔齊聞之，相視而笑，曰：「諱異乎哉！此非吾所謂道也。昔者神農氏之有天下也，時祀盡敬，而不祈福也；其於人也，忠信盡治而無求焉。樂正與為正，樂治與為治，不以人之壞自成也，不以人之庫自高也。今周見殷之僻亂也，而遽為之正與治，上謀而行貨，阻丘而保威也，割牲而盟，以為信，因四內與共頭，以明行，揚夢以說衆，殺伐以要利，以此紹殷，是以亂易暴也。吾聞古之士，遭乎治世，不避其任，遭乎亂世，不為苟在。今天下闢，周德衰矣，與其竝乎周，以漫吾身也，不若避之以潔吾行。」二子北行，至首陽之下，而餓焉。愚按：呂氏記夷齊事頗詳，而不言扣馬而諫，不言采薇而食，但其曰「神農氏曰以亂易暴，曰周德衰者，與歌詞相出入，村尾元融曰：「義不食周之粟，謂不仕周而食其祿也，非謂不食周地所生之粟也。」方孝孺云：「恥食其粟，獨食其薇也。」庸非周土之毛乎？謬甚。

食之。
薇，蕨也。爾雅云：「蕨，蕨也。」陸機毛詩草木疏云：「薇，山菜也。莖葉皆似小豆，蔓生，其味亦如小豆。」 陸機毛詩草木疏云：「薇，山菜也。莖葉皆似小豆，蔓生，其味亦如小豆。」
及餓且

死作歌。其辭曰：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

暴兮，不知其非矣。
紂之暴主，而不自知其非矣。 紂之暴主，而不自知其非矣。

神農、虞、夏，忽焉沒

兮。我安適歸矣。

君臣爭奪故我安適歸矣言義農虞夏敦樸禪讓之道超忽久矣終沒矣今逢此

也。愚按忽如奄忽之忽。

于嗟徂兮命之衰矣。

于嗟嗟嘆之辭也徂者往也死也言已今日餓死亦是運命衰薄不遇

大道之時至幽憂而餓死考論薇非歸襄韻中井積德曰唐風采芣采芣首陽之巔唯此可據蓋晉國有首山而首山之南有小山名首陽山也采薇之詩偽撰明矣不足辨

遂餓死於首陽山。

陽之下而不言以死死字肇于諸子中井積德曰論語唯稱餓于首

由此觀之怨

邪非邪。

怨邪非我太史公言已觀此詩之情夷齊之行似是有所怨邪又疑其云非是怨邪非我

讓隱於深山豈合於世務非怨邪乃于世主作詩而餓死疑之甚也羅大經曰夫子稱其不怨而采薇之詩猶若未免怨何也

或曰天道無

親常與善人若伯夷叔齊可謂善人者非邪。

夷齊之行如此可謂

善人者邪又非善人者邪亦疑也考論太史公言伯夷之行是善人邪善人天道常與豈有餓死之責非善人則有交讓廉潔之行天下絕倫惑之甚

人老子七十九章人親韻索隱本作可謂善人者邪抑非也王念孫曰若伯夷叔齊可謂善人者邪抑非也淮南王傳云公以為吳興兵是邪非也貨殖傳云所謂素封者邪非也

老子云侯王自謂孤寡不穀此其以賤為本邪非乎語意竝相似

積仁絜行如此而餓死且七十子之

徒仲尼獨薦顏淵為好學。

考論語語雅也篇

然回也屢空。

考論語語先進篇

糟糠不厭而卒蚤夭。

索隱厭者飲也，不厭謂不飽也。糟糠，貧者之所餐也。故曰糟糠之妻是也。然顏子簞食瓢飲，亦未見糟糠之

文也。考論語中井積德曰糟糠不厭，是形容貧乏之語，索隱泥甚。

天之報施善人，其何如哉。

公歎天之報

施顏回盜蹠日殺不辜。

索隱蹠及注作跖，竝音之石反。按盜蹠，柳下惠之弟，亦見莊子為篇名。正義按蹠者黃帝時大盜之名，以

柳下惠弟為天下大盜，故世放古號之盜蹠。考論語中

肝人之肉。

謂取人肉為生

肝，非也。按莊子云：跖方休卒太山之陽，膾人肝而舖之。考論語李笠曰：儀禮士昏禮，贊以肝，从注，肝，肝炙也。肝為肴羞之常，故有生炙之殊。跖暴行野性，故劉氏知其取人肉為生

不可曉。蓋字訛也。愚按：肝疑當作膾。李說鑿。

暴戾恣睢。

而惡戾也。鄒誕生，恣

音資。睢音千餘反。劉氏恣音如字。睢音休季反。恣睢，謂恣行為睢惡之貌也。考論語莊子大宗師篇：遙蕩恣睢。釋文云：白目，怒貌也。言盜蹠兇暴惡戾，恣性怒白目也。

睢，郭李云：許維反。徐許鼻反。李王皆云：恣睢，自得貌。荀子非十二子篇：縱情性，安恣睢。楊

驚注：睢，許季反。錢大昕曰：唯睢二字，形聲皆別。從劉音，字當從目。從鄒音，字當從且。小司馬兼存二音，而不辯正，何也？李斯傳有：聚黨數千人，橫行天下，竟以壽

終。漢書皇覽曰盜跖冢在河東大陽臨河曲直弘農華陰縣潼鄉按盜跖即柳下惠弟也索隱直音如字直者當也或音值非也潼音同按潼水名因為鄉今之潼津

關是亦為縣也正義太史公歎盜跖以壽終也括地志云盜跖冢在陝州河北縣西二十里河北縣本漢大陽縣也又今齊州平陵縣有盜跖冢未詳也

是遵何德哉。索隱言盜跖無道橫行天下竟以壽終是其人遵行何德而致此哉此其

尤大彰明較著者也。索隱按較明也言伯夷有德而餓死盜跖暴戾而壽終是賢不遇而惡道長尤大著明之證也

若至近世操行不軌專犯忌諱而終

身逸樂富厚累世不絕。索隱謂若魯桓楚靈晉獻齊襄之比皆是

或擇地而蹈之。索隱謂不仕暗君不飲盜泉裹足高山

時然後出言。索隱按論語夫子時然後言

行不由徑。索隱按論語澹臺滅明之行也

非公正不發憤而遇禍災者不可勝數也。索隱謂人臣之節非公正之事不感激發憤或出忠言或致身命而卒遇禍災者不可勝數謂龍逢比干屈平伍胥之屬是也

注人臣之節失竅，愚按數句史公暗自道也。非公正不發憤六字，尤見精神。中說未得，董份曰：太史公寓言為李陵遭刑之意。

余甚惑焉。儻所

謂天道是邪非邪。

非而又邪，深惑之也。蓋天道玄遠，聰聽暫遺，或窮通數會，不由行事，所以行善未必福，行惡未必禍，故先達皆猶昧之也。

定之詞也。為天道不敢的言是非，故云儻也。天道二字，正承上文，是邪非邪四字，史公述其惑也。言天道果是常與善人，若古語所稱邪，抑又不然邪，終未可知也。

子曰：道不同，不相為謀。

論語衛

靈公亦各從其志也。

靈公，一任其運遇，亦各從其志意也。中井積德曰：道不同，謂善者與不善者，暗承上文，操行不軌，與擇地而蹈。

故曰：富貴如可求，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

之，若於道可求而得之者，雖執鞭賤職，我亦為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

後知松柏之後凋。

何晏曰：大寒之歲，衆木皆死，然後松柏少凋傷。平歲衆木亦有不死者，故須歲寒然後別之。喻凡人處治世亦能

自脩整，與君子同，在濁世，然後知君子之正不苟容也。論語子罕篇。

舉世混濁，清士乃見。

國家昏亂，始有

集解孔安國曰：所好者，古人之道，是非也。凌稚隆曰：此正是各從其志。

子言，是別發端緒，而不拘於天道之是非也。論語述而篇，中井積德曰：引孔子言，是別發端緒，而不拘於天道之是非也。凌稚隆曰：此正是各從其志。

忠臣是舉代混濁則士之清絜者乃彰見故上文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凋先為此言張本也正義言天下泯亂清絜之士不撓不苟合於盜跖也正義索隱是荀子大略篇

云歲不寒無以知松柏事不難無以知君子正義豈以其重若彼其輕若此哉正義夷讓德之重若

彼而采薇餓死之輕若此又一解云操行不軌富厚累代是其重若彼公正發憤而遇禍災是其輕若此也正義重謂盜跖等也輕謂夷齊由光等也正義顧炎武曰其重若

彼謂俗人之重富貴也其輕若此謂清士之輕富貴也方苞曰疊孔子老子之言而繼以此語言自聖賢論之豈以若彼之富貴逸樂為重若此之困窮禍災為輕乎蓋君子之所

謂重輕與俗異故曰道不同不相為謀恩田仲任曰重謂令名輕謂富貴愚按諸說各異而顧說為長此正承上文道不同句而未說及名字正義君子疾沒

世而名不稱焉正義著蓋亦欲微見己之著撰不已亦是疾沒世而名不稱焉故引

賈子貪夫徇財烈士徇名是也又引同明相照同類相求雲從龍風從虎者言物各以類相求故太史公言己亦是操行廉直而不用於代卒陷非罪與伯夷相類故寄此而發論

也正義君子疾沒世後懼名湮滅而不稱若夷齊顏回梨行立名後代稱述亦太史公欲漸見己立名著述之美也正義論語衛靈公篇史公報任安書云僕雖怯栗欲苟活

亦頗識去就之分矣所以隱忍苟活函糞土之中而不辭者恨賈子曰正義賈子私心有所不盡鄙沒世而文采不表於後也史公之意可知

鵬鳥賦云然故太史公引之而稱賈子也正義貪夫徇財正義也正義徇才迅反徇求也正義烈士徇名夸者